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三十二至三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胡明楷

傳家集卷三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十四

言爲治所先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上

臣伏覩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㫖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陛下雖踐阼朞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特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

下者也鄉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蘊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為不可不慎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

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絶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鄉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

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捨掇語言外如效忠内實求媚以相與搆間若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内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禀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

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懽忻於上臣民頌咏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發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

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

共貫否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行之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褒嘆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論皇太后取索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兩府議定皇太后於諸處取索物色令本閤使臣以皇太后旨申牒逐處有司再具牓子奏聞候見御寶即便供應臣熟思此一節事理恐未至穩便臣聞自來内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於諸司庫務取索諸司庫務即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及行磨勘今來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一須待本閤使臣申牒逐處再行覆奏候得御寶方敢供應臣愚竊慮行遣往復

太爲迂迴萬一使者懈慢有司泥文皇太后緩急欲得
藥餌什器之類細小之物不能應時而至遷延經日有
傷慈母之心則非陛下以四海奉養之意也事雖至微
當此之際小有不足所繫甚大禮王及后世子之膳不
會蓋優尊者不可限以多少之數故也臣愚欲望陛下
再令兩府大臣商量此事應皇太后所取物色並令本
閤使臣行文字與合同司一如陛下聖旨所取出御寶
合同文字下諸司庫務晝時供應仍令合同司每日將

本閤使臣文字繳連實封别遣使臣進呈皇太后以防
矯偽如此則尊卑之體正孝養之禮盡取進止

乞后族不推恩劄子治平元年五月廿五日上

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聞有
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臣愚
以為皇太后既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
褒進伏望陛下宣諭兩府后族恩澤並未可施行且俟
佗時徐議其事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后族先

於母黨二則示人君即政之初不可以爵禄待賢之具獨私椒房之親其於聖德益有光榮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治平元年五月廿八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

燭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寛其罪而終
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
下士民之家其長幼尊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
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
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為怨長
者以為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
終為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
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内子婦

中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觧謝也故骨肉之閒有戚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親幼冡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

周旋保護以終大恵不可偶以纖芥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疎絶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咎邪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

之愛不自疎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慍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闗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

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毋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于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脩業仁聖之望光於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内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兹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宫省之内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搆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徼求禄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

柄惡長君聰明使己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鮮流聞于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

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
遠其人勿置左右白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爲
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
激摧謝然後兩宫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
之際殿下宜賜以温顔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絶
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
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乂安
内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

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横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宫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疎者獨肯愛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爲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

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疎疎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踧踖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為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為報效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神幸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言兩府遷官劄子

治平元年閏五月四日上

臣伏覩去歲陛下即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遷官今兹甫及朞年又加恩命雖陛下襃優大臣務從豐厚而朝野竊議以爲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太頻柱石之臣當勠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内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爲宜則何以率正佗人抑塞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之望然則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安必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

成其美取進止

言兩府遷官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嫉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欲歸功大臣臣固知其人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帝聖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豫邀非常之福罪孰

大爲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爲狥利之人何榮之有臣所謂欲全其令名者此也夫爵位者人主所以御羣臣之大柄也然品秩高下本皆虛名但以難得之故爲人所貴若其易得則爲人所賤譬如金玉珠璣若或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矣近歲以来官冗賞濫兩府大臣豈不素知今遇陛下即政之初所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獘今陛下以纂紹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

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於泥土將無以役使羣臣若抑而不與則人不自知更生觖望是始於推恩而終於聚怨也且輔佐之臣自於朞年之間連併遷官而欲禁止佗人之幸進誠亦難矣臣所謂欲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者此也或者陛下以爲曹佾無功尚加之使相況輔弼大臣當國家艱難之際輸力盡瘁不可不賞臣愚以爲不然陛下所以賞曹佾者非以爲功也乃以皇

太后之德至深至厚無以爲報故褒崇元舅以慰母心今若緣此推恩次及后族次及兩府次及佗人則是曹佾隨衆遷官不爲優異於皇太后之心何所慰哉然則陛下虛捐盛恩而衆人皆以大例遷官何足爲喜也臣豈不知陛下欲褒賞大臣而臣區區不量其力以横議干之非身之利然爲朝廷忠謀無恤其佗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乞罷修慈感塔劄子 治平元年閏五月十五日上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拆修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嗷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顧妻賣子以接餱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修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為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

此塔傾欹為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修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飢窮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為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茍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既諂諛苟且曾不為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脩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

侯伦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為盛美之一事也取進止

乞罷近臣恩命上殿劄子

臣昨者上言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遇陛下即政之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紹纉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為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内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如泥土將無以役使羣臣且

輔佐之臣自於朞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止他人之幸進伏蒙陛下面諭臣以兩府大臣皆有大功所以遷官他人無功何敢輒望臣再三敷奏以陛下若寢兩府恩命則他人自然不致僥求若見兩府遷官則誰肯自謂無功不求榮進恐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時陛下聖意確然終不開納今兩府纔受恩命竊聞入内内侍省都都知任守忠等已一例遷官臣竊料向去其餘臣僚互相形比繼續遷官猝無窮盡

蓋官爵者人主之利器所以驅策羣臣制御四海今陛下曾不愛惜容易與人一至於此臣竊惜之凡政令之行必自貴近爲始前者濫恩已施之於貴臣不可復收若止之於近臣猶可救其大半所有任守忠等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還以塞向去僥倖之路取進止

傳家集卷三十一

傳家集卷三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十五

陳治要上殿劄子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聞舜與臯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爲美以叢脞爲非葢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

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厲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羣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其

事不治者當使其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勸之以厚賞姦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為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羣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所當留意也陛下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為職遇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

之事煩汙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本勿以爲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程戡施昌言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上

臣竊聞近者夏國屢起事端邊境之變不可不備爲備之要在於擇帥伏見鄜延路經略使程戡資性姦回涇原路經略使施昌言老病昏昧皆以斗筲罷愞之才當折衝禦侮之任平居之時未見有闕一旦警急必敗大

事譬如開門揖盗以肉餧虎臣竊爲國家危之伏望朝廷早擇智勇之將以代其任二人並除致仕以安邊境之民戒偷禄之臣取進止

言任守忠劄子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竊聞入内内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遺中宫自以爲功仍受中宫賞賜外議籍籍無不駭愕伏以守忠從来罪惡極多不可遽數陛下體元繼統聖政方新守忠曾無畏憚益恣巧諂公取官物

自肆私恩賛導淑椒房首爲侈靡既求權寵又分厚利姦邪之臣無大於此伏望陛下特發神斷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未聞施行臣案守忠懷姦罔上諂佞貪惏竊弄權柄固非一日專爲讒慝交搆兩宮狡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

求容媚教中宮爲不順陷陛下爲不義此而不誅典刑安用據守忠罪惡臣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阼之初天威未振欲望陛下親發英斷戮此大姦使内外之臣莫不震肅今聖恩容貸已及歲餘外議皆言守忠以諂佞之故受陛下寵遇過於先帝之時臣備位諫官不敢塞默守忠職在宫禁久專威福若不早除恐别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三劄子 次日守忠除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廹於忠懇不能自已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奬拔榮禄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詼諧諂諛苟求悦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陵忽同列與奪自恣附己則愛悦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狥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禄賞賜亦爲不少而資性貪啉老

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
產業甲於京師聚歛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
援專權據勢縱逞胷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
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擿成事使宫禁之內側足
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爲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
護葬事賣弄國恩輕蔑皇族乘其有喪丐奪財物所得
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爲不孝使被譴謫感
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寖

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
而守忠陰蓄姦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
於倉猝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
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
斷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
下既爲皇子守忠内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
隔絶内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爲陛下之父不得施爲父
之恩陛下爲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七也及

先帝晏駕陛下纉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守忠
乘此之際大逞姦謀闚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草面進
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
曾閔之孝立有負恩之謗交構兩宫遂成深隙計其
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
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及聖體既安皇太后
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顔順意報
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持隨勢斗異炎涼欲詐輸新忠

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譏陛下之計爲今日譏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悒怏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爲皇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旨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悅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爲臣姦邪孰甚於此

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謾爲姦恣横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蠧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姦慝取進止

言内侍差遣上殿劄子治平元年上

臣曏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内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知司臣當時已曾奏陳以爲非便令入内内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

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宫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斷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内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句當御藥院内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宫等處及非時差管句裏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選擢試之以事觀其爲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

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人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治平元年上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鏁廳舉人試卷袞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

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伏乞下兩制詳定者右謹具如前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内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人約五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約六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

者五人梓州路得觧及免觧進士共六十三人及第者二人並約三十一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觧及免觧進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觧及免觧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觧及免觧進士共三十八人利州路得觧及免觧進士共三十六人䕫州路得觧及免觧進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只一人河東路得觧及免觧進士共四十四人全無人及第嘉祐

五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第者六十九人並約四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

進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只一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䕫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一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陜西路得解及免

解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五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叚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

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户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

爲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聞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

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途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踈拙長短

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狥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狥其親知鄉黨今雖

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狥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是其親知若欲狥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材起請令後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若朝廷尚以為有所嫌疑即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為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為偏傍其

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短長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别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别立號只依舊條衮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内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傳家集卷三十二

傳家集卷三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十六

言講筵劄子 治平元年九月三日上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奉聖旨令自九月初五日後逐日講筵至重陽節住講候將來開春别選日講筵臣竊以國家本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裨益聖德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歲因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

盛暑盛寒之時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方宜鋭精學問之時而五日開講八日已罷臣恐議者以爲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循故事備外事而已羣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求錫賚而已若果如此臣竊爲朝廷羞之且陛下近增置諸宫教授仍下詔戒勗宗室使之嚮學儻陛下不以身先之則宗室安肯奉詔哉臣愚以爲陛下若别有所爲未暇開講則且俟佗時亦未爲晚若既開講筵則恐數日之間未宜遽罷取進止

乞講尚書劄子 治平元年上

臣伏覩經筵所講說論語將畢竊以尚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陛下新承大統留意萬幾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不勝區區欲望陛下更以聖意裁酌將來論語既畢令講說尚書取進止

言除盜劄子 治平元年十月十日上

臣竊聞降勅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户委是家貧

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虚的若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寛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盖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刼盜斛斗者小加寛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刼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収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勑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

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傜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刧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寛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不可不慎毫釐之失爲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即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迷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收還此勅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

災傷之處多方擘畫斛斗救濟飢民若有一人敢刼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刑獄之道也取進止

言備邊劄子

臣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狠不賔則討誅之從順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

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吕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爲恥今歲以來諒祚招誘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邉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户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狠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伏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

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
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戎狄犯邊事之可憂孰
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
自有其備而疎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
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
軍政也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
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
之急宜若捧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閑暇而

養成大患也取進止

言蓄積劄子

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家近歲以來官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官中倉廩大率無三年之儲鄉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是以小有水旱則公私窮匱無以相救流移轉徙盜賊並興當是之時朝廷非不以爲憂及年穀稍豐則上下之人皆忘之矣此最當今之深弊也先帝特臣曾上言乞將諸路轉運使及諸州軍長吏官

淵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減多少以爲黜陟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皆不以爲家貲之數欲爲國家力救此弊自後不聞朝廷施行今歲開封府界南京宿亳陳蔡曹濮濟鄆等州霖雨爲災稼穡之田悉爲洪流百姓羸弱者流轉佗方餓死溝壑强壯者起爲盜賊吏不能禁朝廷欲開倉賑貸則軍儲尚猶不足何以贍民欲括取於蓄積之家則貧者未能賑濟富者亦將乏食又使今後民間不敢蓄積不幸復有凶年則國家更於何處

取之此所以朝廷雖寒心銷志亦坐而視之無如之何者也臣竊思之葢非今日有司之罪乃曏時有司之罪也往日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陛下儻不於今日特留聖心速救此弊豈厺之期不可豫保若向去後有水旱螟蝗之災饑饉相仍甚於今年則國家之憂何所不至乎臣又聞平糴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

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所以取有餘補不足也今開封府及京東京西水災之處放税多及十分是大饑之歲也官吏往往更行收糴所給官錢既少百姓不肯自來中糴則遣人編擱搜括無以異於寇盜之鈔劫是使有穀之家愈更閉匿不敢入市穀價益貴人不聊生如此非獨天災亦由吏治顛錯之所致也臣愚欲望朝廷檢會臣前次及今來所奏事理更加詳酌擇其可者少賜施行指揮開封府界及京東京西災傷州軍見今官中

收糴者一切止住其有常平廣惠倉斛斗之處按籍置
歷出糶賑貸先救農民告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
與人候豐熟之日官中特為理索不令逋欠其河北陜
西河東及諸路應豐稔之處委轉運司相度穀價賤者
廣謀收糴價平即止如本路闕少錢物即委三司於他
處擘畫那移應副仍自今以後乞朝廷每年謹察諸路
豐熟之處依此施行臣竊料有司必言官無閒錢可以
趁時收糴臣伏見國家每遇凶荒之歲緣邊屯軍多處

常用數百錢糴米一斗若用此於豐稔之歲可糴一碩不知有司何故於凶荒之歲則有錢供億至豐稔之歲則無錢也此無他故患在有司偷安目前以俟遷移進用不爲國家思久遠之計而已故臣惟願陛下深留聖意取進止

言階級劄子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上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

卒驕横侵逼主帥下陵上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中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若皆由此道也近歳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大惠以盗虚

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寛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悦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寖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寛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寛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

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取進止

言舉官上殿劄子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羣臣至衆人主不能徧知必資薦舉若薦舉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官職耗廢是故設連坐之法以懲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伏見近降詔書令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内不以職位高下舉行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陞擢任使之人又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内舉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人

此乃前世之令典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勝慶抃既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曾有此詔書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茲蓋亦修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臣愚欲望陛下盡將今來臣僚所舉之人隨逐人資叙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中書樞密院若遇文臣轉運副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大藩府及武臣總管鈐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闕除用舊資叙人外應係陞陟入

上件差遣者並乞於今來舉官簿內次等資叙人中陛下親加選擇點定一人其不係今來薦舉之人不得差充上件差遣若陞陟以後佗日職事敗闕不如所舉及犯贓私罪其舉主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係舉官不當降官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不得牽復如此則羣臣莫敢不盡公擇人天下賢才皆可得而官使矣取進止

言陳述古劄子治平二年正月十日上

臣竊聞陜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巡邊妄奏朝廷稱邊鄙寧靜不足為慮後因權涇原路經略司事聞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扞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几奏稱不協軍情張皇生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户蕃部述古亦不即時發兵救援致陷没數千户近者雖知朝廷已差臺官勘述古罪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几及奏狀有不實之處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

重若以國計言之爲害實深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臨敵難用唯弓箭手及熟户蕃部皆生長邊陲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偽材氣勇悍不懼戰鬬從来國家賴之以爲藩蔽今述古知西人欲来侵擾而自避虣覆之辜順成欺罔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户生民委於虎口使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惟已陷沒者深可哀痛臣恐自今以後諸路弓箭手皆不敢於極邊居止熟户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

此觀之其害豈小哉況述古出於門蔭材氣庸鄙自歷官以來所至之處縱恣胷臆殘虐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命驕暴狠狡天下共知屢曾坐事黜降旋復收用叨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謬駭人視聽陷敗民命挫辱國威內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為亦可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使封疆之臣少加警懼取進止

言皮公弼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十一日上

臣伏覩近降詔書於初任第二任通判人中選人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九年之後擢爲職司既使之久於其事又待以不次之位此誠用人之要術爲政之首務也然當茲選擢之初天下士大夫莫不延頸而望拭目而視若得清修孤直之人則皆勸慕爲善砥節礪行不肖者亦化爲賢矣若得貪污諂僞之人則皆傾巧干進飾貌盜名安恬者亦變而爲躁矣此乃風俗之本原政治

之樞機不可以不慎自非有奇材異績爲天下所知未可容易當此舉也竊見尚書都官員外郎皮公弼爲吏之處以貪饕致富資性狡猾善爲進取在京師則造請不倦在外則書啟相尋專用此術致舉主三十餘人一旦首膺兹選天下之人苟有知公弼所爲者但私議竊歎憤鬱喑嗚莫敢發言此豈可以稱陛下求賢之意副四方跂竦之望哉若所選之人皆如皮公弼之類乃是開此儌倖之門以爲倿邪躁進之塗恐非朝廷之福也

所有皮公弼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勒歸本任况今中外之官本資序合入三司判官者尚不啻數十人豈得其中全無可選擇者願且選以補即目三司判官之闕俟果有奇材異績爲衆所知者然後依近降詔書舉而用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皮公弼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皮公弼三司判官公事未聞朝廷施行臣聞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廉善廉能廉

謹廉正廉法廉辨盖言爲吏者雖有六事皆以廉爲本也翼奉曰人誠向正雖愚爲用若乃懐邪智益爲害盖言人操心不正者雖有材能無所用也今以公卿材能求於朝士之間不爲難得若其貪汚諂偽則罕有其比陛下方欲簡拔英賢待之不次以砥礪羣臣新美大化而得公卿之徒臣恐四方聞之無不鮮體使廉正之士沈抑而不顯貪邪之人輻湊而競進其於虧損聖政敗壞風俗不爲細事伏望陛下早追還公卿前所授恩命

勅歸東明本任取進止

言王廣淵劄子治平二年正月十三日上

臣伏見新除王廣淵直集賢院外廷之人無不怪惑偶語族談莫知其故或云廣淵以唇舌便佞遊走於公卿之門蓋執政所薦也或云陛下龍潛之時廣淵以文章因陛下故人自薦達素蒙知賞故特加拔擢此二者臣莫知其虛實若果有其一皆非朝廷之美也夫端士進者治之表也憸人進者亂之階也臣竊聞廣淵雖薄有

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之間好奔競善進取稱為第一若以此獲公卿之知則其人固非端士矣鼎以初任通判編排中書文字二年之間堂除知舒州搢紳已皆相與指目以為僥倖今又驟加美職安得不取外廷之恠惑乎陛下方涖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材寘諸不次之位以率厲羣臣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王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

乎若陛下龍潛之時廣淵果曾以文章自達於左右此尤不可昔漢文帝時景帝為太子嘗召上左右飲中郎將衛綰獨稱疾不往及即位寵待綰過於佗臣周太祖時世宗鎮澶州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奉及即位衆皆稱美材敏而世宗終薄其為人廣淵若當仁宗之世私以文章獻於陛下為臣忠謹者肯如是乎陛下今日當治其罪而又賞之將何以厲人臣之節也所有王廣淵新直集賢院勅伏乞追還

言王廣淵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王廣淵直集賢院事未聞朝廷施行外議籍籍至今未已臣備位諫職不敢塞默竊見廣淵憸邪便佞勤於造請以此之故自幕職入京數年之閒得堂除知州今又以特旨直集賢院臣不知廣淵有何才德過絶於人而受國家寵榮如此之速也議者皆言陛下在藩邸時廣淵因時君卿以文章筆札私有贄獻深自結納故有今日之命若果如此大為非宜臣聞為

人君者洗濯其心至公至正審察善惡明辨是非忠信者雖有怨讎而必用姦回者雖有私恩而必誅是以羣臣曉然各知所守一心同德以事其上今廣淵若於仁宗之世私結陛下之知則陛下察其為人果為忠信果為姦回若以此獲美官則姦回之臣欲求進身者將何所不為恐非陛下之利也自古以來惟英明之主能知此理伏望陛下追還廣淵恩命仍嚴加竄謫以懲憸巧之臣用心不一者取進止

傳家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魯炳

謄録監生臣王思福

傳家集卷三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十七

乞罷陝西義勇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

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

臣竊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民兵以備緩急使之捍禦

也臣伏見康定慶歴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陜西之民三丁之内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鬬官中既費衣粮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盪盡陜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

比之陜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陜西獨無義勇不知陜西之民三丁之内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陜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邉鄙有警衆心已揺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歷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弊也况即日陜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

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取進止

乞罷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臣近曽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曽與不曽別爲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内州軍之民盡刺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

駭愕今陜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爲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税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况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爲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歷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陜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出勑牓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

刺充正軍屯戍邊境牓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爲之慘悽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縶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暨刺面之後人貧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産日銷

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枲麻耒耜至於甲胄弩槊雖日加教閲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戇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搖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産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爲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

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

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剌義勇事早賜寢罷敢
進止

乞罷剌陝西義勇第三劄子

臣累日前方聞朝廷有指揮令陝西路揀鄉村百姓充
義勇臣即時有奏劄子言其非便昨日又上殿具劄子
面有敷陳奉聖旨令送中書樞密院商量臣到中書樞
密院方知此事擬議已久勅下本路已近旬日臣耳目
疎淺聞之後時不能先事進言是臣之罪然臣聞之易

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説命曰無恥過作非今雖勅命
已下若追而止之猶勝於遂行不顧不可遂反汗之嫌
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身羈縻不得左
右人情畏憚不言可知康定年中揀差鄉弓手時元不
刺手後至慶歷年中刺充保捷之時富有之家猶得多
用錢財雇名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
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爲平民其爲害民尤
甚於康定之時也臣竊料即今陜西之民已狼狽驚擾

不聊生矣若朝廷晏然坐而視之曾不憫恤使赤子嗷嗷何所告訴爲民父母者固當如是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籍一路之民以爲兵可謂大事矣而兩府之外朝士大夫無一人知者一旦勑書既下急如星火嚴如雷霆誰暇問其端倪况敢言其非也臣以備位諫官既聞之後不可畏避死亡不爲陛下力言之若又棄忽其言不爲改更則是今後朝廷號令有過誤者終不可復救也如此則恐非國家之福

臣愚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陜西路其義勇且未得揀刺別聽候朝廷指揮然後慱延卿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果然有利於國無害於民徐復行之何晚之有取進止

乞罷刺陜西義勇第四劄子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刺陜西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横受困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

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爲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来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户人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户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温衣飽食父子兄弟熈熈相樂自寳元慶歷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户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

鄉弓手及强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及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糶賤販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覔教閱之時人負教

頭寧無歛掠是於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其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已可知矣況陜西於慶歷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至於弓手壯丁觧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

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而忽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
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
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
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陜西之
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
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
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
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

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歷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

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歷禦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卿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

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鬬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關弓彍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敵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敵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

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爲國家計驚擾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爲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比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陜西義勇事早賜寢罷則一方幸甚取進止

乞罷刺陜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臣近者已曾四次上言乞罷刺陜西義勇别白利害極其懇惻終未蒙省察方今陜西一路之民小大老幼如

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略無拯救之意臣職在箴諫

安可塞默不敢廣有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

之今建議以義勇爲便者必曰即日河東河北不用衣

粮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敎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

閒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虚數也敎閱

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閒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

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揀刺義勇只求

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敵寇在

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虚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閲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歎美以爲真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舞聚戲之類若聞胡寇之来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鋭今既賦歛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

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況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敵寇凡幾次深入至腹内州軍用義勇拒戰而敵寇敗退今既有義勇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敵寇曾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

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爲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以爲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全不爲之動心乎臣之所言盡於此矣陛下若以爲稍有可采即乞早降指揮下陜西令罷刺義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爲勑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搔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變更不可久污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

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取進止

乞罷刺陜西義勇第六劄子

臣昨日上殿爲言乞罷刺陜西義勇事陛下宣諭臣以爲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鬱悒終夕不寐深痛陛下此言之失臣案周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祗大也蓋言人誰無過雖聖賢亦不能免然聖賢皆能不遠而復故雖有小悔不至於大而終保元吉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於十年不克征蓋言失之已遠迷而不復無事不凶而人君尤甚故孔子賛之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而立爲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惟近歲大臣自知思慮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天子之側

議論大政茍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秘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勑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諫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陜西一路之民小大遑遑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忽得朝廷指揮云所

有義勇且住捒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令逐便是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豈有一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邪陛下萬民之父母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其子於井而曰吾已誤矣遂忍不救邪昔舜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之言爲主虛心平意以察臣淺識五次所言果然爲是爲非若其是歟即公平降指揮罷刺陜西

義勇若其非歟即乞如臣前來所奏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爲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絶善言之路也取進止

乞降黜第一狀 治平元年十二月五日上

右臣近日累曽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朝廷以言無可采寢而不行臣性識庸昧不達大體妄以狂瞽煩瀆聖明章奏相繼至於五六終不能少以愚誠感動天聽尸祿曠官孰甚於此臣實無顔尚居諫列伏望聖慈察

其無堪早賜降黜

乞降黜第二第三第四狀闕

乞降黜第五狀

右臣近曾四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施行今伏見知制誥錢公輔因繳納王疇除樞密副使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臣竊以公輔所坐止於柅樞密副使恩命臣鄉來所言乃是沮宰相大議公輔密啟於詔令未出之前臣露章爭執於詔令已行之後公輔

奏章止於一上臣凡六次進劄子五次進狀以此校量公輔罪輕微臣罪重輕罪猶蒙嚴譴重罪安可不行伏望聖慈詳臣前後所奏比錢公輔更於遠小處責降所貴聖朝刑典行之均壹

乞降黜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九日上

臣近曾五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施行陛下之意盖謂臣一言不從遽求引去太為容易臣之愚心非敢獨為鄉來一事而已臣聞為士者苟得位

於朝必能獻可替否致君堯舜躋民仁壽今臣備位諫職三年有半不能悉心竭忠以補益明主使國家綱紀寖以隳紊百姓困窮衣食日蹙戎狄悖慢軍旅驕惰比於臣未作諫官之時未見有分毫之勝然則臣之不材較然可見豈敢不自愧恥尚竊寵榮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傳家集卷三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十八

言招軍劄子治平二年二月五日上

臣近聞朝廷於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災傷之處又招饑民以充廂軍臣愚以爲國家從來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兵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

置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北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黒不爲難知也是以太祖皇帝之時天下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而猶日加選練簡去羸老專取精鋭故能征伐四克混壹區夏自景德以來中國既以金帛綏懷戎狄不事征討至今六十餘年是宜官有餘積民有餘財而府庫殫竭倉廩空虛水旱小㣲流殍滿野其故何哉豈非邊鄙雖安而冗兵益多之所致乎此乃天下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慶歷中趙元昊叛西邊用兵

朝廷廣加召募應諸州都監監押募及千人者皆特遷一官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衆國力愈貧近歲又累次大揀廂軍以補禁軍之數即目係籍之兵已爲不少矣何苦更復直招禁軍及招饑民以充廂軍臣不知建議之臣曾與不曾計較今日府庫之積以養今日舊有之兵果爲有餘爲不足乎此蓋邊鄙之臣庸愚怯懦無他材畧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他日邊事或有敗闕歸咎於已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

知召募取其虚數不論疲軟無所他用此羣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爲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諺曰多求不如省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十口之家衣食僅足一旦頓增五口必不能贍若不顧囷中之粟笥中之帛所餘幾何而惟冗口是貪能無窮匱乎國家之勢何以異此羣臣既不能爲陛下忠謀陛下又不自以爲憂則誰當憂之臣恐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

長此沉瘵何時當瘳乎臣又聞即目災傷之處軍無見糧貲薄粥以飼饑民猶不能給況刺以為兵將以何物養之終身乎且畎畝農民止因一時饑饉故流移就食若將來豐稔則各思復業今既刺以為兵是使之終身失業也於官於民皆為非便謀策之失孰甚於此臣願陛下斷自聖志速降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且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使之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饑民以充廂軍但據

所有斛斗救接農民俟向去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臣自陛下踐阼以來不自知其狂愚見朝廷政令有未便差除有未當屢獻瞽言浼瀆天聰陛下未嘗爲之變一政令改一差除如臣者亦可以不言矣然猶區區獻言不已者誠耻居位而不言不耻多言而見厭也取進止

言錢糧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四月十九日上

臣近蒙恩給假至陜州焚黄竊見緣路諸州倉庫錢糧

例皆闕絶其官吏軍人料錢月糧並須逐旋收拾方能支給竊料其餘諸州臣不到處亦多如此臣聞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今窘竭如此而朝廷曽不以爲憂若不幸有水旱蝗蝻方數千里如明道康定之時加之邊鄙有急興兵動衆不知朝廷何以待之臣伏見陳許潁亳等州止因去秋一次水災遂致骨肉相食積尸滿野此非今日官吏之罪乃鄉時官吏之罪也何則鄉時豐稔之歲其人但務偷安不爲遠慮粟麥至賤不能儲

蓄及至凶荒之際官私俱竭上下狼狽何由相救雖使桑羊劉晏復生亦無如之何也今春幸而得雨麥田有望朝廷已置饑饉之事於度外不復以儲蓄爲意矣萬一天下州縣復有災傷則何以異於陝許潁亳之民也若饑饉相繼盜賊必興此豈可不早爲之深慮乎臣愚伏望陛下於天下錢穀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熟知天下錢穀利害能使倉庫充實又不殘民害物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

踈賤文辭之鄙惡一一畧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方今食貨俱乏公私皆困何故而然如何擘畫可使上下豐足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已有可取者即爲之施行仍記録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材幹出羣者以爲轉運使副判官及三司使副判官仍每至年終令三司撮計在京府界及十八路錢帛糧草見在都數聞奏以之比較去年終見在都數若增羨稍多即令勘會如别無姦巧欺謾及非理賦斂

而致增羡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褒賞累經褒賞者即别加進用若減耗稍多即令詰問如别無大故災傷及添屯軍馬而致減耗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責罰累經責罰者即未從黜廢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可使天下倉皆有餘粟庫皆有餘財雖有水旱蝗蝻之災及邊鄙有急皆不足憂也

言西邊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上

臣竊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内

酋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户蕃部聞其亡命叛去及潛與交通者已為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户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緣邊者諒祚皆廹逐使入内地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之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户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詔責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欺謾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

數揚虚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别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則三路皆聳盡抽腹内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使之虚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一事曽有施爲臣雖愚駑不習邊事竊以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興販貿易三則欲使朝廷不爲之備

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
平居則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
户廹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東方客車皆不足畏惟熟
户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鬬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
其所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
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儲蓄公私
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
凡此諸事若不早爲之處使姦謀得成竊恐其爲國家

之患未可量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爲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爲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爲恭順得其欺謾之語以爲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幸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戎狄爲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曽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戎狄情僞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

官職之踈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畧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詢問以即目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即得其宜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已有可取者即爲施行仍記録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畧殊衆者擢爲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

所欲爲雖北取幽薊西收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爲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畧制戎狄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取進止

論修造劄子治平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臣伏見近日以來修造稍多只大内中自及九百餘間以至皇城諸門并四邊行廊及南薰門之類皆非朝夕之所急無不重修者役人極衆費財不少此蓋陛下纘極之初禁廷之中誠有破漏不可居者陛下畧命整葺

理亦宜然而左右之臣便謂陛下好興土木之功遂廣有經度雖不至損壊之處亦毁拆重修務以壯麗互相誇勝外以希旨求知内以營私規利萬一陛下更因此賞之則營造之端猝無窮已國財必竭民力必殫臣竊惟陛下新臨天下恵澤未孚於民而以好治宫室流聞四方非所以光益聖德也修造勞費不可勝數臣請且言諸州買木一事擾民甚多衙前皆厚有産業之人每遇押竹木綱散失陪填無有不破家者先帝躬履節儉

宮室苑囿無有增飾故諸場材木皆有羨餘屢因赦恩放免買木以寛民力自頃修造倍多諸場材木漸就減耗有司於外州科買百端營致尚恐不足而工匠用之賤如糞土者漢文帝惜十家之産罷露臺而不作今諸場前後所積竹木何啻十家之産陛下至仁若察其所從來得不爲之愛惜乎況即今在京倉庫踈漏甚多皆以上件數處興功占使匠人物料未暇修葺致粟帛之類大有損敗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廏庫爲次居室

爲後今之所修緩急先後無乃未得其宜乎又皇子生而富貴年未及冠所宜示以樸素慎其所習今聞所修三位規摹侈大又復過於祖宗之時皇子所居漢明帝曰我子何得比先帝子此恐非所以納之於義方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聖旨應大內裏外舍屋即目不至大段損壞之處及不至要切如南薰門之類並罷興修其皇子位只因舊屋夾截修整早令畢工不得過爲宏壯且令那減匠人物料修倉庫之損壞者所有諸處監修

之官自是本職更不與減年磨勘及轉官酬賞以塞泰侈之源使天下皆知陛下去奢從儉仁民愛物不亦美乎取進止

爲宰相韓琦等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狀

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

睠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
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
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
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
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
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
時施行

與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典禮狀

右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

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
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
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
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
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
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
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
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

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太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言孫長卿劄子治平二年五月十二日上

臣伏聞前環慶路經畧使孫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充河東路都轉運使長卿前在環慶不曉邊事舉措煩苛致熟户蕃部叛亡幾盡道路之人無不知之臣謂朝廷宜

嚴加譴謫以儆羣帥不意今日更褒以寵名授以重任外廷聞之無不駭笑如此何以使羣臣舉職邊鄙獲安伏望聖慈速改前命數其無狀於遠小處責降庶今後封疆之臣稍有所畏取進止

言孫長卿第二劄子

臣近言前環慶路經畧使孫長卿守邊無狀宜加譴謫不當更加集賢院學士充河東路都轉運使不敍朝廷省察臣竊見陛下近者面諭執政以中外臣僚多不修

職業令降詔書嚴加戒諭此誠致治之本然臣愚以爲言之不如行之若言而不行徒使號令玩瀆傷威毀信不若不言之爲愈也長卿本以錢穀常才驟蒙朝廷拔擢數年之中官爲丞郎位爲元帥智力淺薄用過其分不曉軍政不達蕃情處事煩碎衆心不附是致熟户蕃部各思離叛受趙諒祚誘脅去者極多而長卿掩蔽欺謾不一一聞奏慶歷中元昊背誕環慶所以獨不被兵者以熟户盛壯爲之藩蔽也今因長卿失於撫御散亡

殆盡居官如此可謂失職而朝廷更加寵秩委之重任賞罰如此雖復日下詔書又何益也臣愚伏望陛下黜不職之人當以長卿爲始則羣臣無不悚慄不令而行矣取進止

言北邊上殿劄子治平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上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北邊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

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寇敵益有輕我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邊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寤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鋭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畧老弱之敵三五人爲勇敢朝廷稱其材能驟加擢用既而敵心忿恨遂來報復屠翦熟户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

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册爲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敵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爲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

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材别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敵民則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况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求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漁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

禁約不可輕以矢刄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强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栁之勝負不亦逺哉取進止

傳家集卷三十五